

胡哲敷著

陸王哲學  
辨微

胡適題



# 自序

讀書人在中國社會上是自古就不受人們重視的，雖然士農工商，士居其首，亦不過徒擁虛名，供人利用而已！試看社會上對學者的稱謂：客氣一點的，叫做「老夫子」，叫做「書生」；不客氣的，就叫做「迂夫子」，「書獃子」。實際就是說：你們讀書人，只能搖頭幌腦的做幾句「且夫」「然而」，「伊伊唔唔的哼幾句正心誠意，談到社會事業，老夫子們是應當退避三舍的。社會事業呢，多半是那班成則爲王，敗則爲寇的朋友們去擔當，待他們把江山打來了之後，再分些餘瀝，象養這班書獃子，就算是聖君賢相的事業。這差不多是千古一轍，如環無端的把戲。

現在可是好了，莘莘學子，佈滿全國，社會事業，上自國家大政，下至農工商買，那樣不要利用莘莘學子，那一樣不要莘莘學子去領導。千古以來讀書人的恥辱，一朝盡雪，寧非快事？不過我仔細想來，從前學者終日「伊唔於一室之內，足不出戶，於社會國家之事，漠不相關，固然是無用書生的本來面目；現在學者能努力社會事業，自然是大大

的進步，唯矯枉過正，又往往陷於不讀書而搗亂的狀態。至於學問的涵養，更是難能可貴的了。

一般人遂籠統的說道：「從前的書獃子，現在的搗亂份子，一不及，一太過，都是由讀書場中製造出來，畢竟讀書人在社會上是沒用的。」我說這是「不揣其本而齊其末」的說法。我以為從前學者是太重視了死的書本，現在學者又太輕視了死的書本；從前可算是讀死書，現在可算是讀空書；讀死書自然是要造成書獃子，讀空書當然就難免搗亂了。

這當然是就流弊上說，當然不能包括古今學者的全體；但這兩種現象，確是古今學者易犯的毛病。我嘗於讀書之餘，默想能兼古今之長，去古今之短，學問有深造，事業可驚人者，就莫過於宋朝的陸象山，明朝的王陽明了。

象山的事業，雖然沒有陽明那麼顯赫，我以為這只是象山身體太壞的累；至於他們學問路道，大體却是一致。他們都能於兵戎政事之間，讀書講學不倦，他們更能以學問涵養，施之於兵戎政事，他們把兵戎政事，讀書講學，打成一片。

我自幼喜讀陸王遺著，夢寐之間，很想在他們門下做一個小學生，時時把他們的舉止言動，印像在腦筋裏。遇着自己困苦顛連的時候，就會想到他們的教訓，和陽明先生在龍場時的精神。如此做去，着實受益不淺，因念這兩位先生，真是古今學者的導師。明清以來，研究陸王者，頗不乏人；但多半是拿自己成見，去頌揚陸王，或攻擊陸王。到了最後，頌揚者未必得陸王精髓，攻擊者亦未必見陸王真病。我是信仰陸王，而不迷信陸王，且覺陸王二子的學術，有互相研究，互相扶抑的必要。因書所見，以就正於邦人君子。若云著述，則吾豈敢！豈敢！

### 哲數自序

# 陸王哲學辨微目錄

第一章 導言

第二章 陸王傳述

第三章 陸王哲學源流

第四章 陸王宇宙觀

第五章 陸王論心

第六章 陸王論學

第七章 陸王論工夫

第八章 結論

# 陸王哲學辨微

## 第一章 導言

大凡一種學說的興起，除了自己個性之外，必定還有他的背景。這背景可分兩方面看：一是社會人心的激動；一是他家學說的橫行；於是相摩相盪，遂形成另一種學術。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者，在中國學術史上，實屢見而不一見。其實自後人看來——尤其不是儒教一尊時代，凡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成一家之說的，大概都不出于救世的苦心。救世是多方面的，所以學術也就是多方面的。多方面不但無害于救世目標，有時還可因此得進步呢。周秦諸子，就是這個例子。太史談說：「陰，陽，儒，墨，名，法，道，德，皆務爲治者也；直所從言之異路，有省不省耳。」因此我們研究前人學說，須先看看他的歷史背景，和四周的環境。這兩件事，最足以左右學術的傾向，而一種學術，苟離乎這兩件事而獨立，價值也就有限了。所以有同一宗派的學者，而因這兩件事的激動，而異其救世方針者。譬如孟子口口聲聲說：「乃所願則學孔子也。」「余私淑諸人也。」但是孔子的

救世方針是「正名」。正名的條目是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到孟子便不完全走這條路了。他的唯一政策，就是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」「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」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仇。」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。」所以一部孟子書中，說來說去，離不了民貴君輕的宗旨。時君世主，有時在孟子面前，誇張自己的長處，責備百姓不知好歹的，却個個要碰孟老先生的釘子。所以孔子的尊君，孟子的貴民，就成中國政治史上，並駕的名詞。其實孔孟同爲儒家老前輩，其所以有異同者，便是歷史背景，和四週環境的關係。

其次便要看各個學者個性。因爲雖在同一歷史背景，和同一環境之下；但是各個入胸襟，思想和救世眼光，却不能一致。同一環境，往往異說紛歧，互相碎擊，皆是這個原因。其實「皆務爲治者也。」只因各人由個性中發出來的救世主張，就不能無所碎擊。譬如孔子栖栖皇皇，老子以他爲多欲；墨子突不得黔，莊子以他爲不近情。我們明白了這個原則，然後就知道莊子的「任天主義」，荀子的「征天主義」，孟子反對「利」

字，墨子却大聲疾呼的提倡「交相利」都是殊途同歸的。有時在同一問題之下，又各異同其主張。譬如非攻爲儒家所主張，亦爲墨家所主張；但儒家就要說：「我將言其不義也。」墨家就要說：「我將言其不利也。」同一儒家學者，同以教育爲重，在孟子則曰：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」人之學者爲性善。荀子則曰：「驢括之生，爲鈎木也；繩墨之起，爲不直也；立君上，明禮義，爲性惡也。」以上所舉諸人，雖時代略有先後，環境却差不大多，其所以同異的原故，實因他們胸襟，眼光的不同。譬如一個聰明人說話，與一個天資篤實的人說話，便是不同；一個超凡入聖的學者，和一個按部就班的學者，其議論又大大不同。這都是研究前人學說應有的比較。

以上順筆寫來，幾乎要忘記本題了；不過我覺得一種學說的興起，都由這寬的——歷史背景和四周環境——狹的——各個人學者的個性——兩方面激動而成。本編所要說的陸王哲學，當然也不能出此範圍之外。

談到陸王，同時就會聯想到程朱；因爲人們研究宋以後的儒家哲學，大致皆分爲這兩派——程朱派陸王派——於是因襲相承，遂以程朱爲一派，陸王爲一派，好像舉程就



可以概朱，舉陸就可以概王。這真是極籠統的辦法，暫且按住不提，以下再詳說吧！現在要先說的，就是後之學者，未明程朱陸王形成的真因，但見朱陸有鵝湖之會，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，就以爲程朱陸王若水火之不相容，更進一步，自己也立到陸王一方面，去搖旗吶喊的，攻擊程朱派的學者，斥之爲俗學；而自號爲程朱派的信徒，也就打着旗子，大聲疾呼的，攻擊陸王派爲狂禪，攻到頭破血出，喘氣不過的辰光，還不明白自己所奉的祖先牌子，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！

我並不是主張調和他們的學說，說他們原來是一鼻孔出氣；亦不是要增加兩方面的軍火，使他們再來演一回激戰。我是要說明他們學說的成因，然後明白他們俱有救世苦心，不是隨隨便便，拿意氣做學問的。

自漢武表章六經，儒學統於一尊，研經之士，一時輩起，所謂章句訓詁之學，遂爲漢代學術專長。嗣經三國兩晉的喪亂，釋道教流行的流行，遂形成清談學派的放浪形骸。清談學者，皆以研精老易，能得老莊旨趣，打破陋儒迂拘爲能事。劉伶酒德頌中所謂——  
有大人先生，以天地爲一朝，萬期爲須臾，日月爲扃牖，八荒爲庭衢，行無轍迹，居無

室廬，幕天席地，縱意所如。止則操卮執觚，動則挈榼提壺；惟酒是務，焉知其餘。有貴介公子，縉紳處士，聞吾風聲，議其所以，乃奮袂攘襟，怒目切齒，陳說禮法，是非蜂起。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，銜杯漱膠，奮髯踞踞，枕麴藉糟，無思無慮，其樂陶陶。兀然而醉，豁然而醒，靜聽不聞雷霆之聲，熟視不睹泰山之形，俯觀萬物，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，二豪侍側焉，如蜾蠃之與螟蛉。

這便可爲此派學者思想的代表。隋唐以來，佛教更甚，學者或注意於貼括經義，或注意於古文詩歌，雖在文學史上，占有相當地位；但是他們見道都極淺薄。文中子、韓昌黎、李習之輩，皆當時著者，然比於宋人性理之學，實相差太遠！

宋時學者，苦漢唐之學爲繁瑣破碎，漸使學者忘了爲學的本意，而專在故紙堆裏討生活；而兩晉學者，又「放蕩形骸」，「滑稽亂俗」，均不合於儒家存養省察，身體力行的大道，於是他們就源本孔孟，旁徵佛老，融匯貫通，發爲他們的哲學——性理學——這是有宋一代學者的共同背景。在此共同背景之中，有許多學者，憂慮兩晉的放蕩形骸，滑稽亂俗，就多着力於讀書窮理，下學上達的工夫。程伊川，張橫渠，朱晦庵等，正是這一

派。他們教學者，多從讀書窮理下學上達這條路上開導——

程伊川曰：窮理亦多端；或讀書講明義理，或論古今人物，別其是非，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，皆窮理也。或問：「格物須物物格之？還是格一物而萬物皆知？」曰：「怎生便會該通！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，雖顏子亦不能如此道！須是今日格一件，明日格一件，積習既多，然後脫然有貫通處。」

古之學者，優柔厭飫，有先後次第。今之學者，却做一場說話，務高而已。常愛杜元凱說：若江漢之浸，膏澤之潤，煥然冰釋，怡然理順，然後爲得也。今之學者，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爲，然游夏一言一事，却都是實。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，聖人許之，亦以此自是實事。後之學者好高，如小人游心於千里之外，然自身却只在此。

張橫渠曰：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精義，蓋書以維持此心，一時放下，則一時德性有懈。讀書則此心常在；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。書須成誦，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，不記則思不起。但通貫得大原後，書亦易記。所以觀書者，釋己之疑，明己之未達，每見每知所益，則學進矣。

知德以大中爲極，可謂知至矣。擇中庸而固執之，乃至之之漸也。惟學然後能勉，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，可期矣。

君子之道，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。未至于聖，皆行而未成之地爾！

朱晦庵曰：或考之於事爲之著，或察之於念慮之微，或求之於文字之中，或索之於講論之際。

莫非致知也。日用之間，事之所遇，物之所觸，思之所起，以至于讀書考古，知所用力，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。

學者讀書，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。至于羣疑並興，寢食俱廢，乃能驟進。因歎驟進二字，最下得好，須是如此。若進得些子，或進或退，若存若亡，不濟事。如用兵相殺，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，也不濟事。須大殺一番，方是善勝。爲學之要，亦是如此。讀書始讀，未知有疑，其次則漸漸有疑，中則節節是疑，過了這一番後，疑漸漸解，以至融會貫通，都無所疑，方始是學。

學固不在乎讀書，然不讀書，則義理無由明。要之無事不要理會，無書不要讀。若不

讀這一件書，便缺了這一件道理；不理會這一件事，便缺了這一件道理。要他底，須着些精彩方得。然泛泛做不得。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，然後心定理明。

以上略引三家之說，足徵他們都着力讀書講明義理。程朱教人，則尤注意在循序漸進，不願學者好高騖遠，空言無實。以此爲學者入德之門，足以矯正兩晉放蕩形骸，滑稽亂俗的毛病。這派學者的精神，便是後世稱爲程朱派的。更有一派學者，憂慮漢唐的繁瑣破碎，能使學者忘其本心，所以就多着力於先天的澈悟，獨標本心，爲學者指示迷途。這派學者，當然以陸象山爲鉅子，不過象山之前的邵康節、周濂溪、程明道，及程門自上蔡以後，王信伯、林竹軒、張無垢，至於林艾軒，皆其前茅。至象山而大成，所以邵康節、周濂溪、程明道諸子的言論，均有直指此心，針砭口耳支離的意味。

邵康節曰：先天學，心法也。圖皆從中起，萬化萬事生於心也。

先天之學，心也。後天之學，迹也。出入有無，死生者，道也。

物莫大於天地，天地生於太極。太極卽是吾心，大極所生之萬化萬事，卽吾心之萬化萬事，故曰：天地之道備於人。

夫所以謂之觀物者，非以目觀之也。非觀之以目，而觀之以心也。非觀之以心，而觀之以理也。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，謂其能反觀也。

無媿於口，不若無媿於身；無媿於身，不若無媿於心。無口過易，無身過難；無身過易，無心過難。既無心過，何難之有？吁！安得無心過三人，而與之語心哉！是知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者，謂其善事於心者也。

心一而不分，則能應萬變。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。

周濂溪曰：聖人之道，仁義中正而已矣。守之貴，行之利，廓之配天地，豈不簡易？豈爲難知？不守，不行，不廓耳！

十室之邑，人人提耳而教，且不及，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！純其心而已矣。仁義禮智四者，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。心純則賢才輔，賢才輔則天下治。純心要矣！用賢急焉！

顏子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而不改其樂。夫富貴人所愛也，顏子不愛。不求而樂乎貧者，獨何心哉？天地間有至貴，至富，可愛，可求，而異乎彼者，見其大而

忘其小焉耳！見其大則心泰，心泰則無不足，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。處之一則能化而齊，故顏子亞聖。

程明道曰：蓋良知良能，元不喪失，以昔日習心未除，却須存習此心，久則可奪舊習。此理至約，惟患不能守，既能體之而樂，亦不患不能守也。

聖人千言萬語，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，約之使反復入身來，自能尋向上去，下學而上達也。

學者須敬守此心，不可急迫。當栽培深厚，涵泳於其間，然後可以自得。但急迫求之，終是私己，終不足以達道。

所謂定者：動亦定，靜亦定，無將迎，無內外。苟以外物爲外，牽已而從之，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。且以己性爲隨物於外，則當其在外時，何者爲在內？是有意於絕外誘，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。既以內外爲二本，則又烏可遽語定哉？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，聖人之常，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。故君子之學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易曰：「貞吉，悔亡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」苟規規於外誘之除，將見滅於東，

而生於西也。非惟日之不足，顧其端而無窮，不可得而除也。人之情，各有所蔽，故不能適道。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，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，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。今以惡外物之心，而求照無物之地，是反鑑而索照也……與其非外而是內，不若內外之兩忘也。兩忘則澄然無事矣。

看邵周程三先生的言論，都以培養本心爲主，與前述程張朱三先生的斤斤於讀書窮理，已是兩副面目。參閱他們兩派的言論，就可以知道有宋學者，雖然有一個共同背景——漢唐兩晉，但是他們對「心所謂危」的方面，着力多了，後來遂成兩條道路。第一條道路，以程伊川朱晦庵爲最明顯。第二條道路，則以程明道陸象山爲最明顯。——象山學詳後。不過我還要補足一點，就是有宋學者的成績，固然是漢唐兩晉的支離放蕩，做他們背景。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關係，就是有宋學者差不多個個人都與和尚道士，發生關係。所以儘可他們口裏說的震天價響，「排斥佛老」，要做孔孟護道信徒；但是他們的神經系，却早已受過二氏的洗禮。不過他們取於二氏者，有輕重深淺的不同罷了。大抵朱子一派，取於二氏者較少；陸子一派，取於二氏者較多，却都受二氏的融化。



所以他們思想言論，每於不知不覺的辰光，于字裏行間，流露着二氏色彩。其源流則因宋之理學，邵康節，周濂溪，實開其先河。康節學於北海李之才，之才學於穆修，穆修學於陳搏。搏明易學，得河洛精蘊，自號扶搖子。蓋道家鉅子。今世俗道士，猶稱之爲陳搏老祖。後來二程朱熹張栻楊時謝良佐……一班學者，都受這個影響。這是他們與道家的淵源。至於佛家，則他們對於佛書，都很有研究，只是揜藏很緊，不肯示人。臧證。外面且聲言此理吾儒盡具，並舉大學中庸以相附會。內裏却又歡喜與和尚往來。如周濂溪與壽涯，朱晦庵與妙喜禪師，皆往還極密，受益不淺。周子無極太極之說，實出於杜順之華嚴法界觀。程明道替他做行狀亦說：「出入佛老者幾十年。」張子正蒙內：「知死之不可與言性。」西銘內：「民吾同胞也，物吾與也。」簡直是佛家口吻。其他如歐陽修，蘇氏父子，都大明大白的，與和尚交遊，所以宋時學術的成功，有這幾種元素——

一 儒學根基

二 時代背景

三 佛道教義